

学术研究
哲学
文学
史学
经济学
法学
社会学
政治学
新闻传播学

- 点击排行 ↓
1. 李学勤先生评议书-陈嘉映
  2. 当今儒家的“创教”与“... ”
  3. 论哈贝马斯关于审美领域...
  4. 实用主义与《周易》的“... ”
  5. “死而不亡”如何成为可...
  6. 形而上学的“围城”——...
  7. 我们这一代
  8. 不纯粹的现象学

- 最新文章 ↓
- 黑格尔的三种精神标本：浮...
  - 海德格尔与斯特劳森：形而...
  - 为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
  - 康德的“物自身”辨正
  - 早期现象学运动中的特奥多...
  - 胡塞尔意向主义中的实质内...
  - 如何理解并阐释马克思的哲...
  - 如何理解并阐释马克思的哲...

- 热门标签 ↓
- 哲学 影评 符号学 分析哲学
- 管理 经济危机 贫富差距
- 传播 新闻 和谐社会
- 历史 胡塞尔 人口比例
- 郎咸平 华民 林毅夫 价值观
- 司法公正 国学 正义 人文
- 存在主义 现象学 海德格尔

哲学

葛洪《神仙传》神学位格的现象学分析

来源: 作者: 余平 点击: 495次 时间: 2007-3-27 13: 42: 38

葛洪《神仙传》神学位格的现象学分析

余平

(四川大学哲学系, 四川 成都 610064)

一个理想完美的神学形态, 尤其是独具明显的人一神二重性的道教神仙信仰于诸如“玄一之道”之论证和“神仙实有”之辩护这样的略显抽象的神学实俗因而更富信仰召唤力的神学实现方式。在中国道教史上, 这便是“神仙传”的《抱朴子内篇》的神学建构, “神仙传”的出场不过是一个或迟或早的。我们知道, 最早的神仙传是西汉末刘向的《列仙传》。按笔者的观点, 葛洪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神学形态。那么, 又怎样解释在时间上先于葛洪“传”的《列仙传》以及两传之间的关系呢?

葛洪在其《神仙传·序》中写道: “余今复抄集古之仙者, 见于仙经服食方儒所论, 以为十卷, 以传知真识远之士。其系俗之思不经微者, 亦不强以示简要, 美事不举。此传虽深妙奇异, 不可尽载, 犹存大体。偶谓有愈于向, 仙传》虽然“深妙奇异”, 但也“不可尽载”矣; 而葛洪自己的《神仙传》“偶谓有愈于向”矣。葛洪凭什么这样说? 换句话说, 如果《神仙传》“愈如何发生的?

《说文解字》云: “传, 遽也。从人, 专声”。本义为驿站, 驿舍, 演伸为生平事迹的文字、传记”; 2、“以描述人物故事为中心的文学作品”; 3、(《汉字源流字典》)。显然, 在1、2、3的意义域内, 《神仙传》和《列仙传》的优先性, 因为两者都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传记”、“文学作品”和“解经”就是说, 作为“历史传记”、“解经著作”和“文学作品”, 《神仙传》和《列仙传》可能比另一个更“真实”, 更“准确”, 或者更富有“想象力”, 因为两者“想象”无关。既然如此, 葛洪以及“我们”怎么能说《神仙传》“愈于”呢? 所谓的“愈于”究竟说的什么或究竟可能说什么?

《神仙传》和《列仙传》都是“传”, 但却与“事实性”(历史性和准确性没有任何关系。然而, 这是否意味着, 一切神仙传根本就不是什么“传”呢? 言, 一切神仙传都是“名副其实”的。传者, 遽也; 遽者, 传递信息之快速为驿站或驿舍也罢, 传之为传的关键在于“传递信息”矣。因此, 就其“本是不折不扣的“传”, 尽管与历史传记之类的“传”大相径庭。

接下来必须追问的是, 作为传, 神仙传到底传递着什么信息呢?“信仰”的息的信仰本身。作为驿车、驿站或驿舍, 神仙传乃信仰的栖居之所, 乃信仰保护自身的基本方式。所以, 一切形式的“神仙传”, 都是信仰成其为信仰的信仰的生存性签名。此乃一切神仙“传”之为“神仙”传的本质。

现在我们可以进入“《神仙传》‘愈于’《列仙传》”的问题了。《神仙传》无论是或者不是, 都不是也不能是在上述1、2、3的意义层面上讲的。当然《神仙传》和《列仙传》中可以有1、2、3意义层面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完全可以《神仙传》“当作”有关历史的“事实”或某种“文学作品”来阅读和研究。但是切地说, 作为“事情本身”的神仙一传, 本质上便不是诸如“史实”之类的



“位格”一词为“人格”。)一个理性的主体,一个纯粹的自我,一个意欲体和行为的主体,所有这类在“反思”中才被给予的“主体”、“自我而都不是一个“位格”。位格之为位格“是不同种类的本质行为的具体的、在地——因而不是为我们的——先行于所有本质的行为差异· · · · ·位行为‘奠基’”。(同上书,第467页)“被我们唤作‘位格’的东西,既非一种对象。最重要的一点,位格乃是一种动态的存有,一种恒定的实现流,像梦、勾通等等的实现”。(马克斯·谢勒:《位格与自我价值》英译者导论某种特定生存现象的“统一本身”或“聚集本身”,这种统一本身不是在反任何对象,而是使任何这样的刚性对象成为可能的直接给予性本身,亦即活的、境域弥漫的柔性生存之实际本身(参见拙文:“海德格尔存在之思的伦2003 10)。所以,“信仰的位格”说的是信仰生存的“实事本身”,它不仅情感等等,而是所有这些东西的柔性的聚集性绽出;“宗教的位格”也不仅行为、礼仪、制度等等的外在的凑拢,而是在居有“信仰的位格”的同时,“要素”活生生的统一构成或绽出。

如上所述,神仙传之为神仙传,与诸如“史实”、“解释”、“想象”之类递本身,即信仰性生存本身的出场。作为信仰的签名,《神仙传》与《列仙没有区别的。既然是“传”,就必须是“记载”或者“貌似记载”,故而两有迹,甚至不惜直接坐实为历史人物,从而分享历史的“实在性”。然作为“载”本质上都是“信仰的”,也就是说,一切神仙传实质上就是朝向神仙的作为这样的信仰现象,《神仙传》和《列仙传》都朝向五花八门的“奇迹”传说,还是源出于历史人物的神迹仙迹,无所谓“真实”抑或“不真实”、问题,毋宁说,它们无非是在为神仙信仰的开启、构建和成形“出一分力”不“愈于”《列仙传》,因为它们都不过是在为神仙信仰状态本身之形成“者更全面系统和具体深入。然而,《神仙传》和《列仙传》虽然都是神仙信仰种信仰意向的“给予方式”是不同的:前者以“神学的”方式给出自身,而“传”中给出自身,尚未抵达实质性的“神学的”层面。正是在这种神仙信仰传》才愈于亦即才可能愈于《列仙传》。

七十条“列仙传”基本上是寓言和人物传说的汇编,其作为神仙信仰,乃是的,因而各条各传几乎都谈不上真正的“神学”境域。唯一有点理论意味的赞词,实际上只是分享了《易》道的光辉,并未构成真正的“神学信仰”。之口的关于世有神仙以及其论证方法,对葛洪的《抱朴子内篇》和《神仙传归影响,《列仙传》作为一个整体尚未形成真正的神学位格,却是同样无法相比之下,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神仙传》之所以从根本上“愈于”《拥有了中国道教史上第一个实质性的“神学位格”。《神仙传·序》说:“事,凡二十卷”。这意味着,《神仙传》晚于《抱朴子内篇》;而这个“晚《神仙传》始终已经置身于《内篇》所开启的神学境域的笼罩之中,或者说域始终统摄着和环绕着《神仙传》。尽管《神仙传》中也有很多类似《列仙“汇编”,但好些仙传明显携带着《内篇》深刻的“神学”烙印,如广成子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报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尔生”)、若士(“此犹光乎日月,而载乎列星,比夫不名之地犹窅奥也”)不自言有道,亦不作诡惑变化鬼怪之事,窈然无为”云云)、魏伯阳(“其假借爻象以论作丹之意。而儒者不知神仙之事,多作阴阳注之,殊失其奥旨德贵,不在年齿。父母生我,然非师则莫能使我长生也,先闻道者则为师矣寅,纯木之精;阴生立于申,纯金之精· · · · ·我行青龙,彼行白虎;之道也”)、北极子(“治身之道,爱神为宝;养性之术,死入生出;常能生(“故不得仙者,亦安知天下山林间有学道得仙者耶· · · · ·而俗民谓无有,不亦悲哉”)等等,等等。显而易见,倘若没有《内篇》的“神学绕,上述这些“理论性”的说法是很难在“神仙传”中“顺理成章”的。

因此,虽然都是作为信仰之传递的“神仙传”,葛洪的《神仙传》却已然付阙如的“神学位格”。其所以如此,不仅因为《神仙传》始终已经奠基在和“神学辩护”所构建起来的神学境域之中,而且即使从具体的“神仙形象目了然的。下面我们以两传唯一重复的“容成公”和“彭祖”二仙为例,对

的神学位格作一简要分析。

对于容成公，《神仙传》只有一句话：“容成公，行玄素之道，延寿无极。的容成公虽也简单，但显得要具体得多：“容成公者，自称黄帝师。见于居于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养气者也。白发更黑，齿落更生。事与老子同讲，《神仙传》作为后起的著述，应比《列仙传》更具体才合理。但让人惊“知道”《列仙传》的容成公条的情况下，葛洪断然删去了诸如“黄帝师”更黑，齿落更生。事与老子同，亦云老子师也”等“记载”。为什么？这些的“神仙形象”更具体丰满，但对于容成公的神学位格来说，所谓“黄帝师穆王”之类的规定，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增加。作为一个神仙信仰的“神学是：行玄素之道，延寿无极；如此而已，其余的派生规定从某种意义上说均然而，葛洪并不一般地排斥对神仙作更加具体生动的描述，而且其《神仙传》《列仙传》的类似“记载”。但他对“容成公”为何如此苛刻？《内篇·微各仗其所长，知玄素之术者，则曰唯房中之术，可以度世矣……学此也”；“或曰：‘闻房中之事，能尽其道者，可单行致神仙，并可以移灾迁，商贾倍利，信乎？’抱朴子曰：‘此皆巫书妖妄过差之言……疾，次可以免虚耗而已。其理自有极，安能致神仙而却祸致福乎？’”从桓公“苛刻”的神学原因。

“容成公”是谁？若就道教的神学视域上看，无论历史上是否确有一个叫容是“人”，因而也不是任何专用“人名”。“容成公”是一个神一仙。作为公”实质上始终是神仙信仰本身的签名，就是说始终是在神仙信仰本身之中洪的《神仙传》中，“容成公”进而更是道教的“神学一信仰”的签名。而学人”（theological person），“容成公”这个仙名不管附加得有多少看载，然它作为神学信仰的直接签名，本质上与象“黄帝师”、“老子师”、无关。换句话说，作为神仙信仰的神学签名，容成公之成其为容成公，意味术。而在葛洪的神学信仰体系中，房中术固然也是修仙术之一，然却只是“耗”的辅助性方术而已。所以，作为神仙传的容成公传，说到底不过是“传位格：容成公者，行玄素之道，延寿无极而已矣。

与容成公的情况相反，“彭祖”条《列仙传》粗略，而《神仙传》则要周详己的八十四传相互来比，除开两传合而为一的“王远·蔡经”传不算，彭祖富的，甚至花在彭祖条上的“字数”也是全传中最多的。

《列仙传》中的彭祖，除了简单的“生平”介绍之外，其传递出的实质性的夏至殷末八百余岁，常食桂芝，善导引行气。历阳有彭祖室，前世祷请风雨后升仙而去”。在此寥寥数语中，若再括去“八百余岁”、“祷请风雨，莫些几乎所有神仙信仰“传”中都禀有的一般性的柔性境域，其相对刚性的信桂芝，善导引行气”。如果我们问：彭祖是谁？那么，即使我们照单全收《理”可讲的彭祖，作为信仰现一象的彭祖或者说彭祖的“信仰形象”，所给是非常有限的，更遑论什么“神学位格”了。

《神仙传》承继了《列仙传》关于彭祖的“生平”和其全部信仰性信息，还及更具体的信仰形象之“描述”。然而，《神仙传》中的彭祖远不单单是八色。他滔滔不绝，谈锋纵横，在众神仙中俨然一个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神采女有关“延年益寿之法”时，彭祖说：“欲举形登天，上补仙官者，当用日升天也。然此道至大，非君王所为。其次当爱精养神，服饵至药，可以长飞行耳。不知交接之道，虽服药无益也。采女能养阴阳者也，阴阳之意可推问耶……今大宛山中，有青精先生者，传言千岁，色如童子，行步亦能一日九餐，真可问也。”采女曰：“敢问青精先生所谓何仙人也？”彭也。仙人者，或竦身入云，无翅而飞；或驾龙乘云，上造太阶；或化为鸟兽翱翔名山；或食元气，或茹芝草；或出入人间，则不可识；或隐其身草野之恋好深僻，不交流俗”；“人之受气，虽不知方术，但养之得宜，当至百二也。小复晓道，可得二百四十岁；能加之，可至四百八十岁；尽其理者，可“天地昼离而夜合，一岁三百六十交，而精气和合者有四，故能生育万物，长存。次有服气得其道，则邪气不得入，治身之本要也。其余吐纳导引之术形之事，一千七百余条。及四时首向，责己谢过，卧起早晏之法，皆非真道



耳”；“爱精养体，服气炼形，万神自守。其不然者，则荣卫枯瘁，万神自  
为道，不务其本，而逐其末，告以至言，又不能信”等等，等等。  
众所周知，彭祖历来被传为“房中之祖”。《神仙传》中的彭祖虽然也谈房  
虽服药无益也”；“男女相成，犹天地相生也”；“人失交接之道，故有残  
强调“阴阳之意可推而得，但不思之耳，何足枉问耶”，更为重要的是，《  
形登天”、“爱精养神”、“交接之道”之等级；定义“得道者”与“仙人  
之本末；甚至铆定各方术与得寿多少之具体勾连。这样的大讲延年益寿  
彭祖，分明已不仅仅是一个神仙信仰的“迷信者”或信仰者，而是一个不折  
家”。换句话说，《神仙传》所给予的，乃是一个拥有鲜明神学位格的“彭  
中容成公的神学位格是赤裸着的，那么，彭祖的神学位格便是衣衫齐备，内  
通过上述分析，似乎可以一言以蔽之：由于在《神仙传》那里已然聚形成了  
成形的神学位格，所以葛洪以及我们都有足够的理由说：《神仙传》确实是  
为它赢获了中国道教史上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神学位格”。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哲学系) 身份证号码：510102561210847

附：

作者通讯地址：四川大学哲学系 邮编：610064 电话：028—85401674，(C  
Email: iceriver561210@163.com

中文摘要

葛洪《神仙传》神学位格的现象学分析

余 平

【提要】一切形式的“神仙传”，与诸如“史实”、“解释”、“想象  
“信仰”开启自身、显示自身以及守护自身的一种基本生存方式。此乃所有  
的本质。由于葛洪的《神仙传》已经奠基在《抱朴子·内篇》所建构起来的  
具体的“神仙形象”来看，我们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葛洪的《神仙传》不  
身，而且赢获了中国道教史上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神学位格”。

【关键词】 神仙传 神学 位格

英文摘要

A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Theological person  
In Ge Hong' s 'the Immortality Legend'

YU PI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Abstract: All 'the Immortality Legends', which have no relati  
'historicity', 'explanation' and 'fancy', are a kind of origi  
which belief opens itself, shows itself and guards itself. This is  
all the Immortality 'Legends' be 'the Immortality' Legends .Be  
Legend' has be founded on the theological horizon constructed by  
articles', and even though regarding the matter from the concrete  
can say without the slightest exaggeration: Ge Hong' s 'the Immor  
means the transmitting of the Immortality Belief, but also gains i  
first 'theological person' in the Chinese Taoistic history.

Key words: Immortality Legend Theology Person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哲学系) 身份证号码：5101025612108

附：

作者通讯地址：四川大学哲学系 邮编：610064 电话：028—85401674，(C  
Email: iceriver561210@163.com

上一篇: 论海德格尔的死亡本体论及其阐释学意义 下一篇: 早期儒学的“六艺之学”与“社会人”  
相关推荐: · 李学勤先生评议书-... · “朝向实事本身”之... · 《想尔》之道的现象...

没有数据!

姓名:  E-mail:

内容:

输入图中字符:  24014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我们](#) | [投稿须知](#) | [版权申明](#)

地址: 成都市科华北路64号棕南俊园86号信箱 四川大学哲学研究所办公室 邮编: 610065  
联系电话: 86-028-85229526 电子邮箱: scuphilosophy@sina.com scuphilosophy@yahoo.com.c  
Copyright © 2005-2008 H.V, All rights reserved 技术支持: 网站建设: 网联天下